

林清玄作品

思想的 天鹅

生活方式只有两种
一种认为世上没有奇迹
一种认为无事不是奇迹

林清玄

著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思想的 天鹅

林清玄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1168

思想的天鹅/林清玄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林清玄作品)

ISBN 978-7-02-012589-0

I. ①思…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7657 号

责任编辑:廉 萍
特约策划:陶媛媛
封面设计:钱 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5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589-0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林清玄作品

思想的天鹅

作者：[德] 安徒生 著 叶君健 译

译者：叶君健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54年10月

ISBN：7-02-001111-1

定价：0.15元

版次：1954年10月第1版

印次：1954年10月第1次印刷

目 录

总序 乃敢与君绝.....1

自序 愿一切的美好都与我们同在.....1

辑一 有情生

四随.....3

人骨念珠.....16

有情生.....22

横过十字街口.....34

思想的天鹅.....38

太阳雨.....42

水晶石与白莲花.....48

路上捡到一粒贝壳.....55

辑二 兵卒无河

鸳鸯香炉.....65

箩筐.....73

红心番薯.....83

飞鸽的早晨.....92

兵卒无河.....103

过火.....118

吴郭鱼与木瓜树.....131

辑三 无关风月

黄玫瑰的心.....143

莲花与冰冻玫瑰.....148

无关风月.....156

无声飘落.....167

欢乐悲歌.....170

合欢山印象.....176

日光五书.....190

辑一 有情生

四随

随喜

通化街入夜以后，常常有一位乞者，从阴暗的街巷中冒出来。

乞者的双腿齐根而断，他用包着厚厚棉布的手掌走路。他双手一撑，身子一顿，就腾空而起，然后身体向一尺前的地方扑跌而去，用断腿处点地，挫了一下，双手再往前撑。

他一走路几乎是要惊动整条街的。

因为他在手腕的地方绑了一个小铝盆，那铝盆绑的位置太低了，他一“走路”，就打到地面咚咚作响，仿佛是在提醒过路的人，不要忘了把钱放在他的铝盆里面。

大部分人听到咚咚的铝盆声，俯身一望，看到时而浮起时而顿挫的身影，都会发出一声惊诧的叹息。但是，也是大部分的人，叹息一声，就抬头仿佛未曾看见什么地走过去了。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怀着一种悲悯的神情，给他很少的布施。

人们的冷漠和他的铝盆声一样令人惊诧！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通化夜市，就知道再悲惨的形影人们也已经见惯了。短短的通化街上就有好几个行动不便、肢体残缺的人在卖奖券：一位点油灯弹月琴的老盲妇、一位头大如斗四肢萎缩摊在木板上的孩子、一位软脚全身不停打摆的青年、一位口水像河流一般流淌的小女孩、还有好几位神智纷乱来回穿梭终夜胡言的人……这些景象，使人们因习惯了苦难而逐渐把慈悲掩盖在冷漠的角落。

那无腿的人是通化街上落难的乞者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因此他的铝盆常是空着的。他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故意来回迅速地走动，一浮一顿，一顿一浮……有时候站在街边，听到那急促敲着地面的铝盆声，可以听见他心底多么悲切地渴盼着。

他恒常戴着一顶斗笠，灰黑的，有几茎草片翻卷了起来。我们站着往下看，永远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只能看到那有些破败的斗笠。

有一次，我带孩子逛通化夜市，忍不住多放了一些钱在那游动的铝盆里。无腿者停了下来，孩子突然对我说：“爸爸，这没有脚的伯伯笑了，在说谢谢！”这时我才发现孩子站着的身高正与无腿的人一般高，想是看见他的表情了。无腿者听见孩子的话，抬起头来看我，我才看清他粗黑的脸，整个被风霜淹渍，厚而僵硬，是长久没有使用过表情的那种。后来，他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相遇，我看见了这一直在夜色中被淹没的眼睛透射出一种温暖的光芒，仿佛在对我说话。

在那一刻，我几乎能体会到他的心情，这种心情使我有悲痛与温柔交错的酸楚。然后他的铝盆又响了起来，向街的那头响过去。我的胸腔就随他顿挫顿浮的身影而摇晃起来。

我呆立在街边，想着，在某一个层次上，我们都是无脚的人，如果没有人与人间的温暖与关爱，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走路。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见到了令我们同情的人而行布施之时，我们等于在同情自己，同情我们生在这苦痛的人间，同情一切不能离苦的众生。倘若我们的布施使众生得一丝喜悦温暖之情，这布施不论多少，都有了动人的质地，因为众生之喜就是我们之喜，所以佛教里把布施、供养称为“随喜”。

这随喜，有一种非凡之美，它不是同情，不是悲悯，而是因

众生喜而喜，就好像在连绵的阴雨之间让我们看见一道晴灿的彩虹升起，不知道阴雨中有彩虹的人就不会有随喜的心情。因为我们知道有彩虹，所以我们布施时应怀着感恩，不应稍有轻慢。

我想起经典中那伟大充满了庄严的维摩诘居士，在一个动人的聚会上，有人供养他一些精美无比的璎珞。他把璎珞分成两份，一份供养难胜如来佛，一份布施给聚会里最卑下的乞者，然后他用一种威仪无匹的声音说：“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犹如如来福田之相，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具足法施。”

他甚至警策地说，那些在我们身旁、一切来乞求的人，都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境界的菩萨来示现的，他们是来考验我们的慈悲心与菩提心，使我们从世俗的沦落中超拔出来。我们若因乞求而布施来植福德，我们自己也只是个乞求的人；我们若看乞者也是菩萨，布施而怀恩，就更能使我们走出迷失的津渡。

我们布施时应怀着最深的感恩，感恩我们是布施者，而不是乞求的人；感恩那些秽陋残疾的人，使我们警醒，认清这是一不完满的世界，我们也只是一个不完满的人。

“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志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喜。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

喜无有穷尽。”

我想，怀着同情、怀着悲悯，甚至怀着苦痛、怀着鄙夷来注视那些需要关爱的人。那不是随喜，唯有怀着感恩与菩提，使我们清和柔软，才是真随喜。

随业

打开孩子的饼干盒子，在角落的地方看到一只蟑螂。

那蟑螂静静地伏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看着这只见到人不逃跑的蟑螂而感到惊诧的时候，突然看见蟑螂的前端裂了开来，探出一个纯白色的头与触须，接着，它用力挣扎着把身躯缓缓地蠕动出来，那么专心、那么努力，使我不敢惊动它，静静蹲下来观察它的举动。

这蟑螂显然是要从它破旧的躯壳中蜕变出来。它找到饼干盒的角落脱壳，一定认为这是绝对的安全之地，不想被我偶然发现，不知道它的心里有多么心焦。可是再心焦也没有用，它仍然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先把头伸出，把脚小心地一只只拔出来，一共花了大约半小时的时间，蟑螂才完全从它的壳用力走出来。那最后一刻真是美，是石破天惊的，有一种纵跃的姿势。我几乎可

以听见它喘息的声音，它也并不立刻逃走，只是用它的触须小心翼翼地探着新的空气、新的环境。

新出壳的蟑螂引起我的叹息，它是纯白的、几近于没有一丝杂质，它的身体有白玉一样半透明的、精纯的光泽。这日常引起我们厌恨的蟑螂，如果我们把所有对蟑螂既有的观感全部摒除，我们可以说那蟑螂有着非凡的惊人之美，就如同是草地上新蜕出的翠绿的草蝉一样。

当我看到被它脱除的那污迹斑斑的旧壳，觉得这初初钻出的白色小蟑螂是干净的，对人没有一丝害处。对于这纯美干净的蟑螂，我们几乎难以下手去伤害它的生命。

后来，我养了那蟑螂一小段时间，眼见它从纯白变成灰色，再变成灰黑色，那是转瞬间的事了。随着蟑螂的成长，它慢慢地从安静地探触而成为鬼头鬼脑的样子，不安地在饼干盒里搔爬，一见到人或见到光，它就不安焦急地想要逃离那个盒子。

最后，我把它放走了。放走的那一天，它迅速从桌底穿过，往垃圾桶的方向遁去了。

接下来好几天，我每次看到德国种的小蟑螂，总是禁不住地想，到底这里面，哪一只我曾看过它美丽的面目、被我养过的那只纯白的蟑螂呢？我无法分辨，也不须去分辨，因为在满地乱

爬的蟑螂里，它们的长相都一样，它们的习气都一样，它们的命运也是非常类似的。

它们总是生活在阴暗的角落，害怕光明的照耀，它们或在阴沟、或在垃圾堆里度过它们平凡而肮脏的一生。假如它们跑到人的家里，等待它们的是克蟑、毒药、杀虫剂，还有用它们的性费洛蒙做成、来诱捕它们的蟑螂屋，以及随时踩下的巨脚、擎空打击的拖鞋，使它们在一击之下尸骨无存。

这样想来，生为蟑螂是非常可悲而值得同情的，它们是真正的“流浪生死，随业浮沉”，这每一只蟑螂是从哪里来投生的呢？它们短暂的生死之后，又到哪里去流浪呢？它们随业力的流转到什么时候才会终结呢？为什么没有一只蟑螂能维持它初生时纯白、干净的美丽呢？

这无非都是业。

无非是一个不可知的背负。

我们拼命保护那些濒临绝种的美丽动物，那些动物还是绝种了。我们拼命创造各种方法来消灭蟑螂，蟑螂却从来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这也是业，美丽的消失是业，丑陋的增加是业，我们如何才能从业里超拔出来呢？从蟑螂，我们也看出了某种人生。

随顺

在和平西路与重庆南路交口的地方，每天都有卖玉兰花的人，不只在天气晴和的日子，他们出来卖玉兰花，大风雨的日子，他们也出来卖玉兰花。

卖玉兰花的人里，有两位中年妇女，一胖一瘦；有一位消瘦肤黑的男子，怀中抱着幼儿；有两个小小的女孩，一个十岁，一个八岁；偶尔，会有一位背有点弯的老先生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也加入贩卖的阵容。

如果在一起卖的人多，他们就和谐地沿着罗斯福路、新生南路步行扩散，所以有时候沿着和平东西路走，会发现在复兴南路口、建国南路口、新生南路口、罗斯福路口、重庆南路口都是几张熟悉的脸孔。

卖花的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他们都非常和气，端着用湿布盖好以免玉兰枯萎的木盘子从面前走过，开车的人一摇手，他们绝不会有任何嗔怒之意。如果把车窗摇下，他们会赶忙站到窗口，送进一缕香气来。在绿灯亮起的时候，他们就站在分界的安全岛上，耐心等候下一个红灯。

我自己就是大学教授和交通专家所诅咒的那些姑息着卖玉兰